

法治



责任编辑:卢越
新闻热线:(010)84151683
E-mail:grbly@163.com

山东省政府首次提起生态环境公益诉讼

本报讯(记者丛凡)日前,经山东省政府授权,山东省环境保护厅诉山东金诚重油化工、山东弘聚新能源非法倾倒危险废物致害的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在济南中院开庭审理。上述两公司被索赔应急处置经济损失、生态损害赔偿费用等共计2.3亿元。这是山东省政府在济南市首次以赔偿权利人身份提起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诉讼。

原告诉称,2015年10月21日,章丘警方接到报警,称在某废弃煤井所在院落内发现有人中毒死亡。事发院落内发现四具男性尸体,黑色轿车和罐车各一辆,罐内废液已经全部倒空。济南章丘警方调查发现金诚公司向该废弃煤井倾倒废液一车,弘聚公司于2015年9月28日至2015年10月13日期间,共向该废弃煤井倾倒废液17车,约640吨。经监测,废液对井壁、井底土壤造成污染,对地下水造成污染。章丘政府对此开展了环境修复工作,相关支出已由原章丘市人民政府垫付。经磋商,2017年2月27日,山东省环保厅与山东万达有机硅新材料有限公司签署赔偿合同,赔偿各项损失共计351万余元,与金诚公司、弘聚公司磋商未能达成一致。山东省环保厅请求法院依法判令两被告承担应急处置造成的经济损失3250.1428万元、生态损害赔偿费用19890万元及其他费用,合计2.3亿余元,并请求法院判令两被告对上述费用承担连带责任。

深圳管辖权异议二审最快一天结案

本报讯(记者刘友琦 通讯员刘红琴)12月19日,记者从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获悉,深圳中院管辖权异议二审案件提速,全程网上审理,移送、立案、审理、结案、退卷时间从三个月缩短至一日内完成。

与传统的管辖权异议上诉及二审程序相比,管辖权异议二审案件无纸化流转和审理系统实现案卷无纸化,节约司法资源。据介绍,当事人对基层法院作出的管辖权异议裁定提起上诉后,一审法院直接通过诉讼系统向中级法院移送该案电子卷宗,深圳中院直接在诉讼系统中进行立案、分案、审理工作,全程无需进行纸质案卷交接,为保障当事人诉权,需向当事人送达的管辖权异议二审裁定书仍采取纸质形式,一审法院可直接在诉讼系统中查看二审裁定书,并打印已加盖中院电子院印的裁定书送达各方当事人。“由于移卷及退卷过程冗繁,纸质卷宗审理从上诉案卷移送二审法院结案退卷,通常需要三个月,管辖权异议因此成为长期未结案的一大诱因。”深圳中院相关负责人介绍,管辖权异议二审案件网上审理系统启用后,从合议庭成员阅览电子卷宗、合议、制作二审裁定书、核稿、签发,再到生成相关文书,都能实现在线完成,办案效率得到极大提升。

长春公安破获特大网络诈骗案

本报讯(记者柳姗姗 通讯员庄玲玲)近日,长春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桂林路派出所,通过深入开展出租房屋和流动人口排查整治,发现并打掉一个特大网络诈骗犯罪团伙,抓获违法犯罪人员20名,破获案件10起,冻结涉案资金283万元。

10月22日,桂林路派出所民警到辖区某经贸有限公司开展流动人口治安检查时,发现公司在人口处安装了摄像头,敲门后很长时间才有人开门,且室内人员均坐在电脑前,神色紧张,询问公司情况时无人应答。民警根据经验判断,该公司有从事违法犯罪活动嫌疑,民警化装成物业人员,以检查消防设施、消防通道为由,与物业公司经理一同进入该公司室内实地查看了解情况。当日晚,民警将16人全部控制,封存了现场所有电脑。专案组查明,该公司自2017年9月起,组织员工冒充女性身份,利用QQ、微信等聊天工具,以婚恋交友为名诱骗被害人在虚假网站上购买“地下黑彩”,虚构盈利事实,将骗取的钱款直接通过网络转移到公司账户。当被害人提出取现或见面时,立即与其断绝联系。目前,犯罪嫌疑人王某等17人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3名情节轻微的违法人员被教育训诫。

沈阳侦破一跨省市特大传销案

本报讯(顾威 记者刘旭)沈阳警方近日成功侦破一起涉及25个省市的特大传销案件。截至目前,警方共刑事拘留犯罪嫌疑人24人,查封涉案现金3.64亿元以及电脑、账本等多种涉案物品,扣押机动车12辆,查封房产5套,一举打掉了这个以孟某为首的犯罪集团。

2017年9月15日,沈阳警方在工作中发现一个实施非法传销活动的违法犯罪线索。经查,发现该犯罪集团涉案人员众多,仅在今年9、10月份就发展人员近10万人,涉及辽宁、北京、天津等25个省市地区,据初步统计涉案金额达6亿元。经查,犯罪嫌疑人孟某等人编造谎言,称每人缴纳3900元取得入会资格,每年可获得不低于15万元的收益。同时,发展一新人会人员,即可获得奖金数百元。在前期大量工作的基础上,沈阳市公安局组织精干警力,全面摸清了该犯罪集团的组织架构,查清了违法犯罪事实。12月3日,专案组开展集中收网行动,将孟某、朱某莉、朱某生、涂某等主要犯罪嫌疑人全部抓捕归案。

创新创业企业并存“兴”的机遇与“败”的风险,这也增加了其员工“劳无所

得”的概率—— 初创企业员工权益能否加道“保险杠”?



本报记者 赵航 杨召奎

共享企业在2017年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又在历经一年多爆发式增长后,以共享单车为代表的企业接连宣告倒闭或终止服务。一些初创企业在创业数年后便草草退场,甚至有些企业当年诞生,当年又宣告死亡。

据央视财经报道,今年8月,共享单车企业酷骑单车出现资金链困境后,大批员工遭遇欠薪,企业无力偿还,有员工只好用自行车零件抵工资。

无论是企业遍地开花,还是黯然退场,都有员工“受伤”。“初创企业的纠纷在整个劳动争议处理中所占比重不小,尤其体现在用工随意导致的纠纷和赔偿问题上。”北京市中银律师事务所律师杨保全坦言,初创企业的劳动纠纷甚至可能贯穿职场的整个周期。

企业有国家减税降费“红包”扶持,那么,员工的权益能否也加道“保险杠”?

“机遇是真的,风险也是真的”

赵女士曾在北京某央企工作多年,2015年,她萌生了去互联网公司闯闯的想法。“央企晋升渠道过窄、工作氛围僵滞,相比之下,许多新兴互联网公司更活跃,机会更多。”带着美丽的愿景,同年3月,赵女士入职了北京一家主营健康产品的互联网创业公司。

当时,该公司刚凭借“互联网+健康”的创业理念赢得资本青睐,成功完成融资,“一切显得朝气蓬勃”。可后来发生的事情,是赵女士没有预料到的。

首先是长期高强度的加班。在入职两年多的时间里,赵女士经常加班至夜里10点,有时甚至通宵达旦,但公司并不给加班费。

比起没有加班费,让赵女士更苦恼的是公司不完善的用人制度。

今年5月,赵女士意外怀孕,在微信群里告知公司高层后,次日她便被告知要去深圳和上海出差5天。“公司认为目前没有合适的人选,请你克服一下。”在表达顾虑后,赵女士收到公司这样的回复。

赵女士在出差期间出现了发烧症状。回京后上班第一天,由于工作需要,她照例打开招聘网站上筛选简历,却无意发现公司上线了与其职位相同的招聘信息。

“公司考虑到我的身体原因,需要人分担我的工作,且在我出差期间,已面试成功一名品牌总监,即将到岗。”赵女士没多想,在被医生诊断为“先兆流产”后,请了病假,然而事情接下去的发展远远超出了她的想象。

7月20日,公司在微信群内发布调整公示,她原有部门被撤销,自己的职位也消失了,办公桌也被清理了。之后,公司关闭了她的工作邮箱,并将其移除出工作微信群、QQ群。赵女士不解:“我被开除了吗?”记者致电该公司负责人赵某,其回复称“与赵女士还在合同期内”。

8月12日,赵女士申请了劳动仲裁,要求支付加班费以及7月1日至8月11日的工资。如今,该案还在审理中。

“新兴公司带来的机遇是真的,但伴随的意想不到的风险也是真的。”如今回忆起这段工作经历,赵女士止不住叹息。

“牺牲一部分人利益
去赌一个灿烂未来”?

赵女士的经历并非个案。根据互联网法律服

务机构无论联合华创资本共同发布的《2017中国早期企业劳动用工风险调研报告》,4成初创企业没有加班费和调休制度。

北京市岳成律师事务所律师杨保全向记者细数了初创企业易引发的几大争议:“初创企业初期资金都不宽裕,因此对职工的劳动权益保护不够重视。等到融资之后,又常常采用‘烧钱大战’的方式吸引用户,同时也对其员工承诺高薪,但在运营一段时间后企业‘无钱可烧’且经营乏力时,为节省成本,于是便给员工降薪、少缴社保甚至拖欠工资,进而引发劳动争议。”

“另外,因整合资本资源,企业兼并重组在初创企业中较为常见。但员工是留是走,如何留和怎么走的问题却可能引发争议,特别是企业找理由单方解除与员工的劳动合同的情况比较多。”杨保全说。

此外,休息休假方面存在的纠纷也较为常见。创始人激情满满,加班是家常便饭,导致员工加班也非常多,但并未按规定支付加班费。

“企业缩减用人成本是主要原因。”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赵占领说。他以缴纳住房公积金为例介绍说,单位和个人需缴纳上一年度的职工月平均工资的12%,2016年度北京月平均工资为7706元,一家拥有50名员工的初创企业一年需缴纳住房公积金达50余万元。“这会给初创企业增加一笔不小成本,而大多数企业在初创阶段资金并不富裕,故而舍弃了员工的劳动权益。”赵占领说。

但在北京某初创企业总经理周智明看来,此举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初创企业机遇与风险并存,这是成熟职场人都该有的常识。”他坦言,与其因为在员工权益保护上过多投入而让企业发展捉襟见肘,不如给员工许下宏伟的愿望,“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去赌一个灿烂未来”。

“UU跑腿”副总经理周洪运则驳斥了这种观点。他认为,“企业为缩减用人成本而忽视员工工



益保护实属短视。初创企业的核心竞争力是人才,不保护职工,何以留住人才?”

加强备案和监察
也是对员工的保护

据《2017中国早期企业劳动用工风险调研报告》显示,初创企业中每5次劳动争议,就会有一次走向仲裁或诉讼阶段,这对企业来说意味着更高的解决争议的时间和经济成本。

“初创企业由于根基不稳,无论是从遵守国家劳动法律法规的角度,还是从规避企业风险的角度出发,职工权益保障无疑都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杨保全呼吁,维护初创企业职工权益已迫在眉睫。

杨保全建议道:“法律对于劳动者的权益保障规定得十分详细明确,鉴于初创企业的特殊性,漠视职工劳动权益的事情时有发生,建议加大执法力度,保障劳动者享受到法律规定的权利。”

同时,杨保全呼吁,在初创企业中设置些政策“保险杠”。“企业在享受减税政策的同时,需要提交社保缴纳等材料,如果发现不合规之处,可取消该企业享受减税政策的资格。”

赵占领对此表示认同。他建议,劳动监察部门应该加强对初创企业的备案与监管,“监察部门多到初创企业走走看看,无形中也是对员工的一种保护。”

有关押金逾期未退还的投诉量猛增,企业方也未就账户情况作说明——

广东消委会对小鸣单车 押金难退提起公益诉讼

本报讯(记者叶小钟 实习生罗清晓)12月18日,广东省消费者委员会就“小鸣单车”拖欠消费者押金、资金账户管理不规范等系列问题,以其经营管理方——广州悦骑信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被告,向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提出判令被告立即停止拖延退还消费者押金的行为,对消费者押金实施专款专用,即租即押、即还即退,第三方监管等措施并向消费者完整披露,对新注册消费者采用免押金的方式提供服务等诉求。

据悉,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件,这也是全国首起共享单车消费民事公益诉讼案。

根据2016年5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出台的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司法解释,省级以上消费者协会对经营者侵害众多不特定消费者合法权益的行为可提起消费民事公益诉讼。到目前为止,包括广东在内的4个省份的消费者协会对公司集团提出过诉讼,起诉原因包括违规生产销售,对消费领域垄断,制定违约金比例过高等。

自今年8月份开始,广东省消委会陆续收到消费者关于小鸣单车押金逾期未退还的投诉,且投诉量呈现迅猛增长的趋势。对此,广东省消费者协会对小鸣单车履行了一系列公益性职责,一边受理投诉、进行调解,一边联系经营者,要求其做出说明,还通过约谈相关负责人等方式化解消费纠纷。然而,从11月中下旬开始,小鸣单车经营管理方未做到及时处理投诉、改善逾期退还押金的状况,对广东省消委会提出的落实押金专款专用、第三方监管要求也未加落实。

另外,据广东省消委会介绍,小鸣单车一直坚称其押金账户开设在某银行,账户的性质为银行托管的资金账户。但经省消委会向银行方发函了解,其开设的资金账户为一般账户,并非第三方监管的银行专用账户,其收取的消费者押金没有实施银行托管,小鸣单车并未向社会作出真实的说明和明确的告知。

广东省消委会相关负责人表示,提起此次诉讼,目的不仅仅局限于解决当下的押金退还问题,更希望以司法判决推动共享单车营销模式科学化、合理化,实现行业规范有序、健康长远发展,给消费者提供安全放心的消费体验和无忧的维权保障。

成都将盗窃车辆 归还失主

12月20日,四川省成都市,由都江堰市公安局组织的“平安成都·冬季铁拳行动”被盗(抢)机动车发还仪式现场,共发还了21辆被盗车辆。办案民警说,盗窃团伙找了相同型号车并且套用真车号牌,将车身颜色也做得与真车一样。盗窃团伙将车偷走后,将克隆车停在停车场,麻痹车主。

据了解,自本月1日开展“平安成都·冬季铁拳行动”以来,都江堰公安局抓获各类违法犯罪嫌疑人11人,为人民群众挽回损失300余万元。

东方IC供图

程序员坠亡事件,有多少劳动争议待厘清?

《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都是员工最有力的保障

本报记者 贺少成 朱林

12月10日,中兴网信科技有限公司员工欧某从办公大楼楼顶坠下,不幸身亡。据警方经现场调查,欧某确定为高坠死亡,排除他杀。

欧某是中兴网信科技有限公司某研发组的主管。2011年,欧某跳槽到该公司,签下的劳动合同时间是2011年4月18日至2019年8月18日。

据欧某妻子丁女士回忆,12月1日,欧某的直接领导曾找他谈话,期间流露出劝退的意思。之后的几天,人力资源部门找其丈夫沟通,并提出N+1补偿方案。12月7日,部门负责人又找到欧某与其谈股份转让的事情。欧某曾告诉丁女士,去年离职的员工股份转让价为4元多,他希望能以更高的

价钱回购,但部门负责人将股价压低至2元一股回购。

不幸发生后,丁女士发文质疑:“老公与公司签订的劳动合同的时间是从2011年4月18日至2019年8月18日,至今个人无过错,公司单方面撕毁合同不是违反了《劳动合同法》?”

针对欧某坠楼一事,记者致电中兴网信科技有限有关部门,对方回应称:“关于此事,公司已有统一公告。现在警方调查还没有结束,没有更新的进展,最终一切都要看警方的调查结果。”与此同时,中兴网信针对裁员事件也进行了澄清,并指经营活动一切正常,没有所谓的大规模裁员计划。

有劳动法律方面的专家指出,事实上,欧某确实不是走投无路。仅是从劳动合同来看,欧某签的是较长期限的固定期限劳动合同,而且有需要扶养的老

人和未成年人,公司并不能随意与他解除劳动关系。不管是欧某本人与公司交涉,还是工会等组织与公司交涉,《劳动法》《劳动合同法》等法律法规都会是欧某最有力的保障。

也有业内人士指出,欧某坠亡事件,反映出“4050”职场人员普遍的焦虑情绪。这一群体上有老、下有小,肩负着整个家庭的重担,一旦工作上有什么闪失,很可能会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但无论如何,劳动者都可以通过正当途径,合理合法地反映自己的诉求,维护自己的权益。

欧某在劳动合同期内被中兴公司突然辞退,中兴公司对其补偿方案为“N+1”,并将其股权压低至2元进行回购。这中间到底有多少劳动关系需要厘清呢?

北京京师(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殿学认为,依据《劳动合同法》,除非劳动者有严重违反规章

制度等几种情形下,单位可以不事先通知而解除劳动合同外,其他情况下解除劳动合同必须事先通知劳动者。而涉及员工离职单位回购股权,王殿学认为,这种情况必须得看公司的章程,还有中兴公司与欧某在合同中的约定。一般情况下,需要根据市价进行回购。

王殿学表示,欧某属于自杀,虽然不属于工伤,但根据《侵权责任法》,如果是工作因素(如上级领导强迫、刁难、威胁、侮辱劳动者等)引发的员工自杀,那么用人单位应根据过错程度承担相关责任。如果后续的调查能够证实欧某自杀是由于中兴公司的“逼退”,中兴公司需要对欧某的自杀承担部分责任。另外,欧某工作地及死亡地均在深圳,根据《广东省企业职工假期待遇死亡抚恤待遇暂行规定》,中兴集团还应补助欧某丧葬费并给予欧某供养直系亲属一次性救济金。

事实上,劳动者在与公司产生劳动纠纷时,首先可以和企业进行沟通与协商,并及时向企业或本地工会寻求帮助,必要时可以提起劳动仲裁,仲裁后如对产品不满意可向法院起诉,同时劳动者还可向相关劳动部门寻求帮助。

在维权过程中,劳动者首先要注意提起劳动仲裁与诉讼的时效问题,同时还需要搜集证据,包括存在劳动关系的证明以及工作的时间等等。